**無可清零的三毒**

邵頌雄

1990年8月，伊拉克軍隊攻入科威特，引起了一場歷時雖短但影響深遠的海灣戰爭。一行禪師回憶說，得聞美國總統布殊下令對伊拉克發動軍事行動那個晚上，「我無法入睡。我也感到憤怒和不能自已。…… 但經過一輪覺知的呼吸、深刻的觀察，我察見自己一如布殊總統。…… 我們的集體意識中，都存有非暴力的種子，而布殊總統也的確先予制裁行動。但我們未有對他作足夠支持和鼓勵，所以他轉而採取更暴力的手段。我們不能只怪罪於他。總統以這樣的方式行動，因為我們也以同樣的方式行動。」

上週圓寂的一行禪師，未有傳給弟子玄之又玄的新公案，但他留下的教言，卻值得世人深心參透。上引一段話，首先令人敬佩的，是一行禪師的坦率。作為慈孝寺住持，並受印可為臨濟禪宗第42代暨越南了觀禪師第8代法嗣，一行禪師卻從不妄談證量、故作高深。面對進攻伊拉克的消息，禪師直言為之輾轉難眠、憤怒、不能自已。他沒有擺出世事都給他看穿的樣子、高談業力因果，也沒有馬上設壇求福，祈願世界和平。一行禪師的反應直接而真切、慈悲而智慧，展示了一位修行人如何處理幻起的情緒，不為貪、瞋、癡「三毒」牽着走，反而將之化為慈悲的力量。

如此平實的一番教誨，也間接道出了大乘佛教的立場，對於無時不相繼湧現的三毒，並不試圖予以清零。雖有佛門修法，面對三毒如臨大敵，為怕其纏繞而自我隔離，與世隔絕。但大乘的教法，開示的卻是與三毒共存的方便，從覺知三毒的本質而將之轉化。換言之，大乘修持所重，並非對一時出現的「貪愛」，自欺欺人地予以「動態清零」、集中火力逐一對治，卻不覺察如此防治三毒，可淪為打地鼠（whack-a-mole）遊戲一樣，這邊打下了冒出頭來的「瞋恚」，那邊又已竄出了「愚癡」。對三毒本質的體悟，能如實見之為自心幻變，即為轉化成慈悲與智慧的契機。大乘強調「輪迴即涅槃」、「煩惱即菩提」，不是說捨離輪迴始證涅槃、斷除煩惱才得菩提，而是即煩惱即菩提的大智、即輪迴即涅槃的大悲。

一行禪師的言外之意，是與其一味譴責布殊的軍事進攻，不如從中反思自己所犯同樣的過失。這與基督教《馬太福音》的訓言「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的木屑，卻不理會自己眼中的梁木」，可說互相輝映。然禪師教授的觀察，基礎則來自大乘思惟自他的方法，代眾生苦以令安樂的慈悲修習。同樣的觀察，亦見於禪師對1991年洛杉磯幾名黑警毆打黑人Rodney King一事的開示。他說：「從電視看到的畫面，覺得自己彷如就是被毆打的受害者；那一刻，我們都一起被拳打腳踢，而我們都是暴力、怨憤、無知、漠視人性尊嚴的受害者。但當我再作深視，我見到毆打Rodney King的警察實在與我無異。他們如此行徑，因為我們的社會充斥着仇恨與暴力。一切事情都猶如隨時引爆的炸彈一樣，而我們也是炸彈的一部分；我們都有共同責任。我們都那幾位警察和受害者。」

這種思維，反映了三毒於我們內心，亦如計時炸彈一般。然三毒從何而來？無非是由內心與外境接觸時所幻起。能從三毒解脫的關鍵，不是與世隔離，而是不期望由一己無明曲解的世間，能長時與妄執的自我翩翩起舞，亦不以為單靠銳意清除負面情緒，就等同獲得清淨。置心正念，如實觀察，便無所謂三毒。

臨近歲晚，於此附上一行禪師有關新年的雋語：「新年」之所以為「新」，並非舊的一年逝去、新的一年出生。若對三毒的執持依舊，則無「新」景象可言。唯有革新自心、融入正念，才能真切感受「新」的時光。